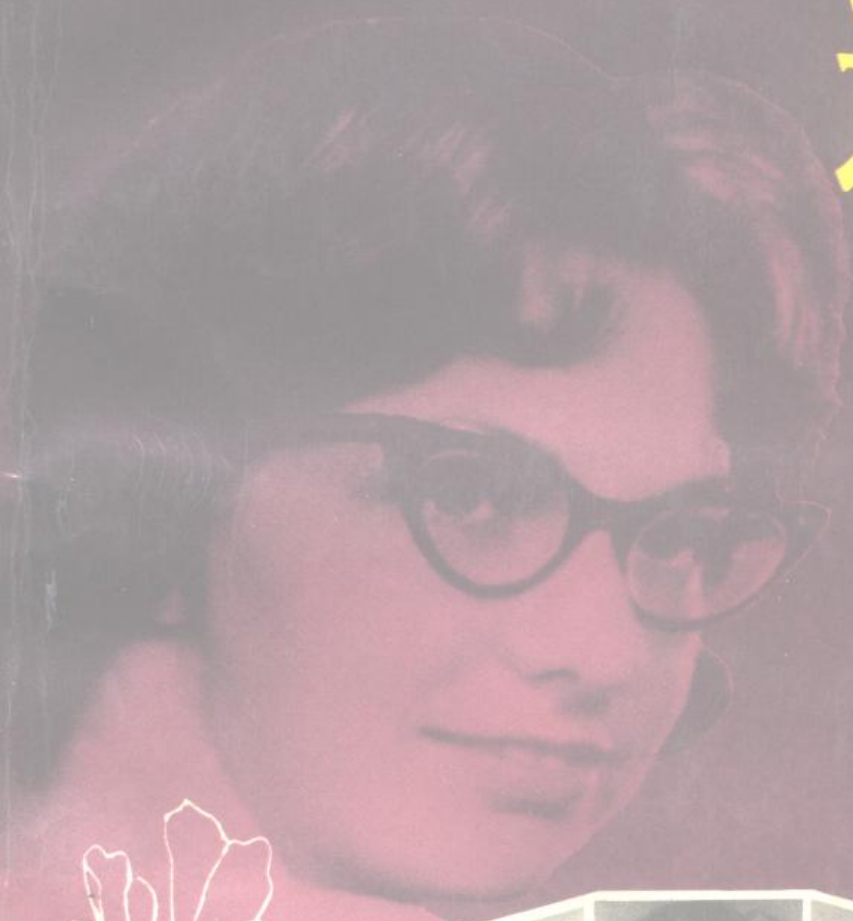


一个女人的遭遇



一个女人的遭遇

〔美〕罗莱塔·施华茨-诺贝尔 著

吕宁思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一个女人的遭遇

〔美〕罗莱塔·施华茨-诺贝尔 著 吕宁恩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83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430-5 / I · 130 定价：3.20元

印数：0001—7000册

ENGAGED TO MURDER

by Loretta Schwartz-Nobel

根据美国纽约维金彭吉恩出版社

1987年版译出

01074/12

译者的话

当今美国社会问题严重——吸毒、走私、抢劫、性暴力、凶杀和拐骗幼童等等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人们对这种恶性事件既恐惧又好奇，于是，纪实性犯罪小说便成了近二年美国文坛上很走俏的题材，出版商们竞相出版发行，大有取代其它门类小说地位之势。

纪实性犯罪小说在美国勃兴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同传统小说以及通俗小说相比，这类小说写真人真事，人物、地点、场景、情节大都尽可能客观地再现真实情景，类似中国的报告小说，它以事实为基础，既保持了事件的连续性，又不拘泥于具体细节，时常加以艺术渲染哥特式小说的神秘氛围，悬念和情节的扑朔迷离使这类小说具有比一般杜撰虚构小说更为独特的现实性和可读性；第二，这类小说之所以畅销，在于它具有的那种现实的强刺激，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猎奇心理，引起各阶层读者对于益加尖锐化的美国社会矛盾的关注和焦虑；第三，更重要的，是纪实性犯罪小说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使读者能透过对具体事件的描写，学会如何识别和对付错综复杂的生活中带着不同面具、怀着不同邪恶动机的歹徒的嘴脸。

《一个女人的遭遇》是去年美国图书市场上引起轰动的纪实性犯罪小说之一。这部小说出自女记者罗莱塔·施华茨-诺贝尔之手，以层层悬念和细腻的手笔，揭开了数年前费

城郊区一位中学英语女教师苏珊被杀，两名子女失踪的事件内幕。

女教师苏珊·雷纳特是个温文尔雅、多情善感的少妇，从来没有与人发生过争吵或仇恨，但是八年前的一个早晨，她被人在一辆汽车后箱中发现，赤身裸体遭到凌辱杀害。此案不仅以其残忍程度令人震惊，更由于其神秘莫测而引人注目。一连数年过去，凶手踪迹未卜，忽有一日，当罪犯被带上法庭，引起的震动并不亚于案发初始：这起性暴力凶杀案的元凶竟会是两名德高望重的学者……

这部小说不同于其它同类题材之处还在于，它并不是从警方和受害者角度去了解和描述此案，而是以女记者与杀人犯之间的感情交流为线索，从罪犯的内心角度开掘了这一事件的深刻诱因。

勿庸讳言，因为国情与背景不同，书中的纪实性描述并不都有认识价值。不过，作为纪实性犯罪小说的代表作，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序 幕

本书的构思起始于1983年10月一个爽朗的早晨，正当我走过厨房餐桌时，一份剪报映入我的眼帘。内容报道的是一起重大的三人被杀案即将开审。我是一名调查记者，想到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出类拔萃的哈佛大学高材生、举世公认的诗人E·庞德的同窗好友将为自己的性命而出庭受审，不由令我万分好奇。遇害者是一位温柔腼腆、具有良好修养的英语女教师和她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我打电话给《费城调查者报》，着手即将开审的新闻采访，并准备据此撰写一篇专栏文章。当时我根本没料到威廉·布雷德菲尔德和这起凶杀案会对我的生活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在开审后的第二周，窄小的法庭挤满了旁听者，法官只好让新闻记者们进入隔开旁听者的栅栏内，坐在临近被告方的一侧。我在紧靠威廉·布雷德菲尔德的地方找了个位子坐下，很快便发现他在注视着我。他正如以往所闻，确如其人，脸孔和眼睛里透着一种气质，使得身边的人不能不为之所吸引。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湛青色的变幻莫测的眼睛。时而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冷峻，时而又变得晶莹剔透。他的面部表情能在瞬间从愁眉不展的状态变得象孩子般天真无邪。威廉·布雷德菲尔德探过身子向他的律师打听我的情况。律师递给他一纸袋我准备的东西。里面装有为杂志写的几篇文章和一本我著的有关美洲大饥荒的

书，同时还有一封信，问他是否能与我谈谈。他对我微笑并轻轻地说，“尽快来看我。”

八天后，经过50分钟的审议，陪审团认定他犯有三起重大的蓄意谋杀罪。过几个月后，才能准许探监。由于威廉·布雷德菲尔德还未受到正式判决，因此他不得与外界接触；但我最终还是得到允许，在他的一位律师陪同下去看望他。这位律师是唯一获准直接会晤他的人。值勤的卫兵以为我也是一位律师。

我们在监狱里又长又低的底层等了好长时间，底层的一端是一名全副武装的岗哨。探视者与犯人坐在硬塑料长椅子上，相互倚偎着，亲吻、拥抱。在一间挤满了陌生面孔的屋子里，男人们坐着，穿着一件又肥又长的上衣，能盖住膝盖和膝盖上妻子的双手，他们情意绵绵，分享着男女间细腻的温存，他们轻声哭诉着；婴儿睡在他们脚下的地板上，稍大一点的孩子四处乱跑乱叫，无人看管。

在这种情感与嘈闹无秩序的交杂中，威廉·布雷德菲尔德终于出现了。“我的天，见到你太好了！”他说着，笑着握紧我的手，我的手被他握得太紧，感到一阵酸疼。“这儿怎么样？太妙了。你是怎么闯过关卡进来的？他们通常只允许我在铁笼子里与探视者交谈，我在他们眼里是个危险人物。我没想到我能出来见你。”他随即注意到我正在环视四周，仍对在探视室所看到的情景惊讶和迷惑。他又一次大笑，说道，“欢迎来到杜鹃鸟窝。”

随着探视室的喧闹声在我们身后越来越弱，威廉·布雷德菲尔德开始说道，“这个地方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用不了多久，你自己也糊涂了，分辨不出谁是蠢驴、谁是聪明

人。住在我隔壁第5号牢房的那个家伙，他的房间里没有厕所。每次他实在憋不住要方便的时候，都得大声叫喊。但谁也不理睬他。他只得尿在杯子里。然后把尿泼出门外，再把杯子冲净。我申诉过，我给他们写了信。我在信中说，那个家伙的牢房里缺少卫生设施。整整一个月后，我的申诉总算有了回音。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决不会有不带卫生设施的牢房。我问我的律师，既然信中的答复与事实不符，是否可以再次递交我的申诉。“不行，”他说道，“你的申诉已经答复过了。”

“我请求星期天能让我去教堂。他们说我是危险人物。我说我可以带手铐脚镣去。他们拒绝了。与他们打交道就好象是在玩纸牌游戏，他们的牌不会比你的更好，然而他们能随心所欲。我现在的状态——按他们的话叫行政监管，我们称之为监禁。实际上与世隔绝。我只能整日呆坐牢房，日复一日。他们害怕我会越狱。在我保释期间，我知道他们会以谋杀罪逮捕我，我有机会，但我没跑；我的教友说我是‘重大危险人物。’洛雷塔，我坐牢是无辜的。逃跑就意味着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名。”

“你愿意对我谈谈这件案子吗？”我问道。我的问题使他感到颤栗。

“恐怕不能，”他说道，“我倒是对刑事审判系统有些想法，我很愿意跟你谈谈这些想法。不过切不要以为这些想法与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我不过这样认为。你得明白，新闻界所做的工作不可能挽回已成的定局。我深切地感到我已被社会所抛弃，这种感觉不时地吞噬着我的心。”

稍作停顿后，他直直地看着我。“你知道吗？外面的人

都坚信是我杀死了那位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一想到这些，便使我心惊胆颤。眼下我所想的、我所做的，就是做一个更好的人来应付我眼下的处境。毋庸置疑，囚徒经历毫无价值。但它给我精湛而又深刻的阅历，这种阅历我永远不想失去。人生沉浮，我有吉星高照的时光，也有沮丧暗淡的日子。我现在在研究《约翰福音》。有位神学院的神父来到监狱，他到牢房来看我。我和这位神父谈论犹太教。每星期二他来倾听我提出的问题，然后他带回去作一番研究，下一周他便带着答案回来。我这里有荷马、庞德的著作和圣经。这些著作给我带来了真正美好的时光，对此我怕是终生难忘。有朝一日我得以回到芸芸众生的社会之中，便又能为之尽心尽力了。就眼下，很难证明我的存在，因为我感到我对他人无益。”

“布雷德菲尔德先生，”我说道，并拍了拍他，“你跟我说说，能对我有很大帮助。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也是生活的舞台。在这里，剧中人物代表着我们大家。它能与任何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相媲美，都具有魅力和挑战性。苏珊，你、史密斯和其他那些人都发生了什么事？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象你们这样有文化、有智慧的人身上？你是唯一能帮助我去理解这些问题的人。”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威廉·布雷德菲尔德转向他的律师，问道，“会给我带来麻烦吗，乔希？”

乔希·洛克噙起嘴，然后耸了耸肩，说道，“我想不会！”

威廉·布雷德菲尔德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温和地说道，“洛雷塔，若是我能帮上你的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从此，我的探视总算被他正式接纳了，除此而外，我的采访仍有许多困难。我得经过安全许可，而这又得花去三个月。第二次见他是在1984年5月1日，自审讯结束到我这一次见他已经过去七个月的时间。这次，我是在没有律师的陪伴下独自去的。威廉·布雷德菲尔德仍处于隔离之中。等到探望的那一天，我象其它探望者一样，也权且当了一天犯人。当我在接待处交出我的小坤包、公文包和所有其它私有物品时，警卫说道，“还有你的腰带和你戴的珠宝手饰。”尔后，我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并被搜了身。最后，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放到一个托盘上，登记并按上手印。我刚跨进监狱，就听见大门在我背后锁上了，随后又传来一声钢门沉重的关击声。我穿过四周围墙耸立，布满铁丝网的大院，往探视室走去。由于这次没有布雷德菲尔德的律师陪同，我径直走过律师席位，一直向前走去。在靠近一小铁笼处我坐下来等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武装警卫领着步履颤颤、手铐脚镣的威廉·布雷德菲尔德进了铁笼。警卫随后站在铁笼外的正后方，手中拿着枪；我们被限定只有一小时的交谈。

“事情并不象你看到的那么坏。你能来，真是太感谢了。”布雷德菲尔德说道。我们先聊了一会监狱生活和他的近况。然后他说道，“听着，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别的没什么，关键在于该怎样看待我眼下的处境，这对我的精神面貌极为重要。你知道，我生活中绝大部分内容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自我上初中开始，我便对天主教感兴趣，对僧侣生活感兴趣，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生活颇似僧侣生活。所以，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说，‘威廉，这是

你必过的寡欲生活，你可以在这里修身养心。’这是我的第一原则。第二原则是感激。当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时，是很难表现出感激之情的，确实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记住，在这块土地上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命运远不如我。在非洲，每月两万多人由于营养不良、肚子浮肿而死。我头脑中始终想着这些，便也觉得无所谓了。我已有五十五年人生沉浮的自由。有时候，我不得不抑制自己对未来的种种想法。为了在这里能生存下去，你会发现一些能使自己的灵魂得以清静的事，如听些名曲，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或者是巴赫的作品，尤其是巴赫。他们的作品是那样的优美，能唤起你生活的激情，震撼你的心灵。听他们的作品，常常使我内心产生一种骚动，难以自禁。作品带有鼓动性，然而鼓动的结果引起的只是自我怜悯。”

“喂，你的时间快到了。”警卫在他身后不耐烦地催促着。

威廉·布雷德菲尔德连声地对我的探望表示感谢，并对见面时间的有限表示歉意。随后，他戴着手铐脚镣，强撑着站起身来。我一直注视着他从铁笼子里走出来，进入一个长形大厅，在他的牢房门前消失。我回转身，经过一对对仍在耳鬓厮磨、相互抚爱的夫妇和一群哭喊不绝的婴孩，穿过戒备森严、周围布满铁丝网的大院。当最后一道门打开，我步出门外时，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我可以自由地回到丈夫和孩子们的身边，悠闲自在地在林中散步了。

第二天，我给监狱主管通了电话，先说明了我的记者身份，然后问他为什么无视乔希·洛克的请求，拒绝让布雷德菲尔德先生按正常的监狱探视制度接受探视。“我确实不知

道这事儿。”监狱主管说道，“我一定去查。”一星期后，监狱主管告诉我，布雷德菲尔德先生现在可以不戴手铐脚镣去接受正常的全天探视。事实上，正如监狱当局所说，没有理由对布雷德菲尔德进行隔离或“行政监管”达七个月。但在此以前，没有人对他的处境过问过。布雷德菲尔德对此兴奋之极。我为他争取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自由，而现在他似乎也把我视作他的一位朋友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只要监狱规章制度允许，我就尽可能多地去看望他。我通常在上午赶到，与他在一起呆上6至7个小时。下午的某些时候，我与他一起步行到自动售货机前，犯人和探视者在那儿能买到食品、咖啡和冷冻饮料。这也是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礼仪交往的一部分。我给过他几张美元钞票，他拿着票子走到兑换机前换成零散钱，并负责购买热香肠和火鸡肠。附近有一张桌子，标明仅供官员所用的律师席。不管桌上有多少烟蒂，他都要整理出来，然后拿出餐巾和塑料刀叉，给我搬把椅子，好象我们坐在豪华的法式餐馆就餐。每逢此时，他都说，“上帝，这些时光太美妙了。”这些下午所过的生活对威廉·布雷德菲尔德来说，与自由只差一步之遥。而这对我来说却近似于囚禁，失去自由。在长时间严肃谈论他的生活或案情后，午餐不啻是一种放松休息。“我该干些什么呢？”他常问道，“案子错在哪儿？为什么法官和陪审团都认为我是有罪的？”

在那些探望他的岁月里，威廉·布雷德菲尔德见面时从不问我自己对他的看法和是否我也认为他有罪。事实上，我认为他是无辜的。我总想去发现一些新的证据，让我来证明这一点，最起码我自己相信，这位具有良好修养的学者，这

位对我的来访似乎感激涕零的先生是那么的温和和坦诚，决不可能是坐在离我三英尺以外，娓娓叙述着那令人发指的罪过的人。在我的想象中，作为罪犯的他应该具有这样的形象：冷血无情，为贪婪之心所驱，杀死了一位爱他、信任他的女人和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问题使我感到棘手：假若这位表面看来极为坦诚的先生，果真是当着我的面在信口雌黄，那以后这世上还有什么能使我相信的事情？我从事调查记者职业已有十二个年头，曾经写过许多报道文章，也见过各种各样处于困境中的人。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表里一致的；为此，我学会了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如今，我不再对我的直觉那么肯定了。我喜欢和崇敬威廉·布雷德菲尔德那种类型的人。可是我简直无法识别他身上哪些是真实的。而哪些又是虚假的。我所认识的他与被控有罪，或者说与我在辩护席上所看到的同一个人截然不同。他在辩护席上的辩解，时常让人感到紊乱、无逻辑性或干脆说不可信。我现在认识的这位布雷德菲尔德，似乎具有伟人的品格。这些品质与他身上的闪光智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个性赢得了学生、同行，尤其是女人的青睐，她们敬慕他、忠诚于他。即使在他被宣判有罪后，仍有一帮追随者在一丝怀疑之后仍旧信任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浓烈宗教色彩和良好修养的人。举例来说，即使在他被怀疑为三人凶杀案的作案者后，原圣·约翰学院院长和几位教学人员以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布林·莫尔大学的学员；仍然不仅自己投在他的门下，还把孩子托付给他。一些人们敢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的无辜。

我敢肯定，这就是苏珊·雷纳特所了解和信赖的威廉·布雷德菲尔德。作为女人，我更容易理解她的柔弱并与之心心相通。苏珊和我是同龄人，我们各自有两个孩子，都曾离过婚，我们都学过英语专业，教过英语；我们还同属最后一代长大后憧憬着“白马王子”到来的姑娘，最后一代长大后要结婚成家的姑娘。有时候，我问自己，若是我在八、九年以前认识威廉·布雷德菲尔德，他认识苏珊的同时也认识了我，还有我所认识的几位女友，我们是不是也会迷恋上这个男人？是不是我也会成为他的受害者？假若他确实有罪的话。

他的神态、聪慧和对事物的敏感性常常使我感到吃惊。

“今天离开你后，”1984年10月31日他写道，“我看着阳光长长地斜照着，感到格外的沮丧。若是你愿意的话，请停一下手中的活，为我吸进一丝这个绚丽季节的气息。”

1985年5月，我的父亲去世，我收到了许多慰问信。但其中极少象威廉·布雷德菲尔德的信那样使人感到宽慰，或者说那么深沉地去理解这种失去所带来的痛苦。他写道：

“我希望我多少能抚慰你业已感受到的巨大创伤。就我自己而言，至今仍留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在我和业已离世的父亲之间，仍留存藕断丝连和奇异般的强烈感情。我想，你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你能处理好这种感受。我一直与之交往。”信中继续写道，“我在这里时时刻刻想念着你。有时我在心里跟你对话。通过你的眼睛，我看到了许多事、人和外界的情况，并时常想，你就象亨利·詹姆斯，在这里你对‘事情动态’的掌握比我更准确。我挺想念你，并极想和你说说话。我是那么地想见到你。可能的话，一定给我写

信。你的一威尔。”

若是威廉·布雷德菲尔德真是他现在所表现得那样，那么这起案子也就成了悲剧般的冤案。假若他并不是象他所表现得那样，那我怎么能迷恋上这样一位令人恐怖之辈？我多次试图理出头绪。他热爱文学、艺术和诗歌，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圣经。无论他在什么时候跟我说话，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委婉地说出。这些都是真实的。难道品质中必定是优劣相伴而至？他到底是受害者还是谋杀者——这个问题始终在纠缠着我。威廉·布雷德菲尔德是无辜的吗？抑或他真的无罪，却自欺欺人地隐瞒自己的真情实况？难道是因为他的个性与社会格格不入，而他自认为是无罪？或者说是因为法官和陪审团过于主观，认定他就是个不近人情、恶魔般的凶手？我去监狱的时候，他经常对我说，我就象是他的第二个姐姐，一个珍贵的朋友。他开始给我家里打电话，并告诉我，一旦他能出狱，他非常愿意来拜访我。大约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做恶梦。恶梦多种多样，但主题内容却始终是一样的。在梦中，温文尔雅、善良的威廉·布雷德菲尔德变成了另外一个威廉·布雷德菲尔德——一个蓄意犯罪的杀人犯。而我是第一个受害者，其次是我的孩子。

有时候，当我去看望他时，我敢肯定，他肯定是被冤枉的。有关他的所见所闻与策划一起三人凶杀案的行动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指的所见所闻，并不包括用来控告他的事实真相，和当他谈论苏珊·雷纳特时所表现出来的奇怪的敌视。布雷德菲尔德在谈起苏珊时，言谈话语中多与其它许多了解苏珊的人的印象不相符；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有一种不安、失望和怜悯的心情。他否认自己曾经做过她的情夫。

对他的控告证据确凿，然而，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心底纯正的他自愿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阻止杰伊·史密斯？据他说，史密斯曾威胁说要杀死苏珊·雷纳特。为什么他自己买来枪并加以训练反而加祸于史密斯博士？为什么他花去那么多的时间去“帮助”一位他至今还否认曾经喜欢过的女人？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威廉·布雷德菲尔德必定是唯一能领取近百万美元人寿保险赔偿金的人，以及在苏珊去世前几个月，她的房地产有二万五千美元无踪影，她说是给威廉投资去了。有许多细节归纳为一种疑问，而这是无法仅仅用巧合来解释的。其中最恶劣的是，他明明知道苏珊有生命危险，且又是九个月前就知道的，而他既不报警，又不警告苏珊本人。而且，他还在明知凶杀就要发生的周末离开小镇。威廉·布雷德菲尔德毫不否认这些，但他仍发誓说，他是清白的。

1985年秋季的一天，威廉沮丧地说：“加伯法官和理查德·格达说我是个可怕的人。他们说，‘你是个危险人物，是个魔鬼。’”直至今今天，我一想起此事便感到震惊和伤心。这次探视给我印象挺深。也许是有伴的原因，他挺爱说，我做笔记，不时地提一个问题，但多半是在听。“我住的牢房粉刷过了，现在明亮多了。”他高兴地说道，“我对自己说，我现在住的是修道院。当然，我是得过单身生活，我在此以前也考虑过。即使那一天我有发迹之时，我知道我也不会抱怨的。只是看着我重视的事。”他认真说道，“我在这里就不能干些什么吗？在这儿我就不能恋爱，不能帮助别人吗？”他大笑道，“特丽萨妈妈和我在市场上占了个角。我还能到那儿去寻找渴望爱情的人呢？假若我想学习和研